



月光城 随笔

野人寨记

储劲松

江淮之间多名邦，也多古邑，潜山是其一。负巨岳，抱大川，据山河之利，擅梗稻之饶，风土清嘉，人情朴美，居民安土重迁，古称富庶之乡安乐之国。其名称由来很早了，古籍记载最初见于《左氏春秋》。春秋之皖国，两汉之皖县，唐宋之舒州，都城和治所都设在这里。自从周王朝裂土分封小诸侯于天柱山下，号为皖伯，为南方小诸侯，两千余年来，潜山贤杰如藤上瓜瓞，绵延不绝。文翁、朱邑、周瑜、何充、何尚之、何偃、何求、何点、何胤等名垂简册。尤其是何氏一门，自西汉至南朝，世家高门，俊彦代出，青史留名者不下百人。唐朝以后，又有独孤及、李翱、张籍、王安石、黄庭坚、李常等历代名流，宦游此地，或盘桓是乡，留歌诗于山崖之上，著文章于坟典之中。故而潜山虽然偏处于江北群山之间，却为造化所钟，山水清绝，人文蔚茂。

其山岳最胜处，在古南岳天柱山。山中有二十七峰、八岭、十二岩、四源、十洞、四台、三池，主峰天柱峰一柱擎天，突出千仞青冥之上，尤为巉峻苍润。南岳之尊号，系汉武帝在南巡途中，登礼天柱山时所勅封。这是史实而非虚传，《史记》里的《孝武本纪》和《封禅书》有明文记载，天柱山下至今仍有汉武祭岳台，也是明证。其林泉绝佳处，则在天柱山南麓的野人寨。

家乡在岳西，与潜山只隔数重青山，两地土壤相接，风俗相似，方言相近，自古通婚往来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潜山境内有三条河，其中皖水、潜水均发源于岳西。而岳西之名，则来源于天柱山，意为潜岳之西。潜岳或者潜，是天柱山的古称。孩提时代，我就听说隔壁潜山有个野人寨。乡间野老茶余饭后谈闲时，说到潜山，必然要谈及野人寨。据说，野人寨有成群的野人，身长一丈有余，猿臂象腿，虎背豹尾，巨眼如灯笼，放射着绿光，披着厚厚的红毛，攀崖登山如履平地。最可怕的是，野人以人和野兽为食物，先把血吸干，继而连皮带骨吃得一点渣子都不剩。小孩子调皮捣蛋，不听话，家中大人常常吓唬道：“再乱搞，就把你送到野人寨去喂野人！”父老众口一辞，绘影绘声，把看不见的阴影投在孩子们的心里，野人寨从此成了一个很可畏怖的地方。以至后来我

只要到了野人寨，脑子里就会自动升起一团疑云：野人寨到底有没有野人？野人到底吃不吃人？

野人寨一名野寨，又名野人原，旧名谷口，今名天柱山镇。我以为，无论是野人寨、野寨、野人原，还是谷口，名字都好，好听，好记，又有一团原始、粗犷、神秘的气息，令人初闻其名即生无限向往之情。天柱山镇这个名字则太新，太实，也太白，勾不起人的游兴。一地数名，各有所本，岳西人习惯称之为野人寨，潜山本地人则习惯称之为谷口。谷口，山谷的出入之口也。历史上很有名，吟咏诗篇众多。谷口其实也是由潜山出入岳西的重要隘口。自古至今，乡人步行或乘车出山，到了数十里外的谷口，必然要在这里歇脚、喝茶、打尖，甚至借宿。以致此地大小数十家饭庄客栈，客人里一大半是岳西人。足见野人寨不仅是潜山人的野人寨，也是岳西人的野人寨。

在幼冲时代的想象之中，野人寨必然山高岭大，蛇虫出没，榛莽丛生，荒无人烟，景象阴森如同鬼府妖窟，是一个比窝在大别山崇山峻岭之间的岳西，更山、更野、更穷、更苦的地方。少年时初出山，坐着丁零啮啮令人昏头晕脑的班车，一个钟头后终于到了野人寨。下车小憩，定神四望，没有见到传说中吃人食兽的野人，这倒也在情理之中。意料之外的是，野人寨平旷开阔，土膏肥美，万亩沃野铺展如画扇，田园井栏山隈水曲眉清目秀，竟然是一个人间福地。心里一惊，又一喜，顿觉眼界与胸襟俱开。

前人早就说过，天柱山叠嶂层峦，空青积翠，瑰奇秀丽，不可名状，实为淮南江北诸山之冠。我以为，野人寨背倚古南岳，面临潜水河，怀抱三祖寺，草树葱茏，洞谷幽邃，烟升云飞，清景无限，堪称八皖林壑之最。

古潜山十大名胜，野人寨占其五，分别是诗崖漱玉、吴塘晓渡、酒岛流霞、山谷流泉和石牛古洞。时移世易，川流数次改道，如今与潜水相关的吴塘晓渡和酒岛流霞，已沉没于泥沙，堙塞无踪。但三祖寺西侧的山谷流泉仍然淙淙罗罗，石牛古洞中那头卧在泉水中的巨大石牛，虽然牛头牛背牛臀数十年前毁于人手，但牛形仍存，洞中谷中，诗崖绵展数里，唐宋至民国三百余年摩崖石刻大多清晰可辨，前

贤手泽光照千秋。

有两个宋代的江西人，与此地缘份极深。一个是王安石，一个是黄庭坚。

皇祐年间，三十一岁的王安石，由鄞县县令擢任舒州通判，在潜山宦游三载。舒州州治在今天的潜山市梅城镇，离野人寨尚远。但借公务之便，他常到野人寨，流连于石牛古洞之中，还曾与弟弟王安国、道人文铎持火把夜游，留下《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》《题皖山石牛洞》两首诗。一诗说：“水泠泠而北出，山靡靡以旁围。欲穷源而不得，竟怅望以空归。”一诗说：“水无心而宛转，山有色而环围。穷幽深而不尽，坐石上以忘归。”在舒州期间，他亲眼见到原本的富足安乐之乡，因为土地被豪强大量兼并，加上水旱交加，居民十户九灾，卖儿卖女，流离失所，又作《兼并》《感事》《发廩》《寓言》诸诗，予以讥讽。他后来任神宗朝宰相，主持熙宁变法，其变法思想最初就形成于鄞县和舒州。晚年，王安石退居钟山，朝廷封其为舒国公，忆及舒州山水，作《封舒国公三首》，深情怀念在舒州的为官岁月。下世后，朝廷又追封其为舒王。

与王安石相比，黄庭坚对舒州特别是对野人寨的爱恋之情，更深切，也更直白。

元丰三年秋天，黄庭坚由北京国子监教授改官吉州太和县知县，由京师归省故乡，途中专程来游舒州，与当地友人，于深冬雪天畅游天柱山，游野人寨，游石牛古洞，游三祖寺的前身山谷寺。在舒州逗留期间，他为山谷寺、石牛古洞、潜峰阁、擢秀阁题诗，并受王安石所作石牛古洞诗启发，作《题山谷石牛洞》：“司命无心播物，祖师有记传衣。白云横而不度，高鸟倦而犹飞。”黄庭坚钟爱山谷寺和石牛古洞，乐其林泉之幽清，曾经坐在石牛背上读书，作诗说“石盆之中有甘露，青牛驾我山谷路”，并自号山谷道人。后来，李公麟为他画了一幅黄鲁直骑牛读书图。

近十余年，我游历野人寨前后数十次，盘桓林壑泉石之间，遍观山谷之中的历代刻石，眼摩心画，追慕前贤风采，每每慨叹：斯文在兹，斯文在兹。

二〇二四年春杪，我再

到古舒州，再宿野人寨。

是日黄昏，从天柱山上下来，在野人寨吃过晚饭，出门时忽然下起了大雨。一眼望见三祖寺前方的西津渡客栈，雨中安静如同一册古籍，眉楣上一灯微茫，朦胧可爱，似暗示也似召唤，身上懒筋顿时发作。下雨天留客，雨夜行车不安全，不妨在此地歇歇脚。

西津渡客栈面临潜水，客栈主人张家国说，此段水面左前方的村郭就是古吴塘，也即潜山旧日十景之一吴塘晓渡所在地。东汉末年，庐江太守朱光驻守潜山，鉴于山区雨水来去倏忽，易发水旱灾害，所谓“三夜月明告旱，一朝雨过行舟”，于是率领军民开凿石渠，导引潜水，筑吴塘陂，灌溉下游良田三千七百余亩，潜山人至今称美之。吴塘陂修好后，潜水成湖塘，自然形成一个繁华的水码头，官府在此设立水路驿站，名为青口驿。由青口驿上船，经潜水、皖河入长江，可通京畿和各州府。吴塘晓渡繁盛时，绿水横其前，青畴绕其后，山光柳色中，轻舟来去，朝霞暮烟里，水笑人欢。只惜后来河流改道，被砂土淤塞成田，无复当年胜概。

客栈主人又指着上游数百米远处说，古潜山十景之最酒岛流霞就在那里。本是水中一座石岛，石色殷红如同赤玉，清流映彻，光彩绚丽如霞。古人来游野人寨，必在岛上临流泛觞，风光不输辋川之胜，风雅不减兰亭之会。与吴塘晓渡一样，酒岛早已被水沙掩埋，不见天日许多年，只留后人空怅惘。

那天晚上，雨时疾时徐，时大时小，下了一整夜。疾时如猬毛，万万千千急急射入潜水，屋顶上如有百人击筑敲缶，台台仓仓，轰轰隆隆。徐时如织丝，如飘絮，如前世红颜在枕边呢喃私语，窗外的古枫杨、芭蕉和芦竹，滴滴嗒嗒，淅淅沥沥。从客栈一楼图书馆取来一册书，靠在床头闲闲翻看，听雨，遥想古人来游野人寨时的洒落风致，神思也如飘雨斜飞。西津渡客栈像一叶小舟，载沉载浮。舟中人也飘飘荡荡，若无所依，若无所系，若无所执。入睡前，忽然想起范仲淹诗句“君看一叶舟，出没风波里。”陡然有身世之感。